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子部

新唐書糾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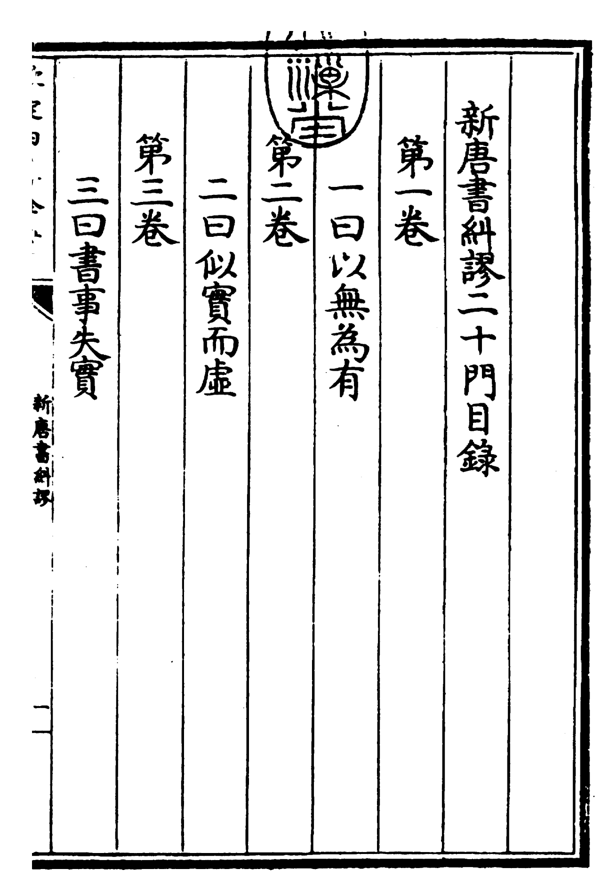
〔宋〕吴縝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録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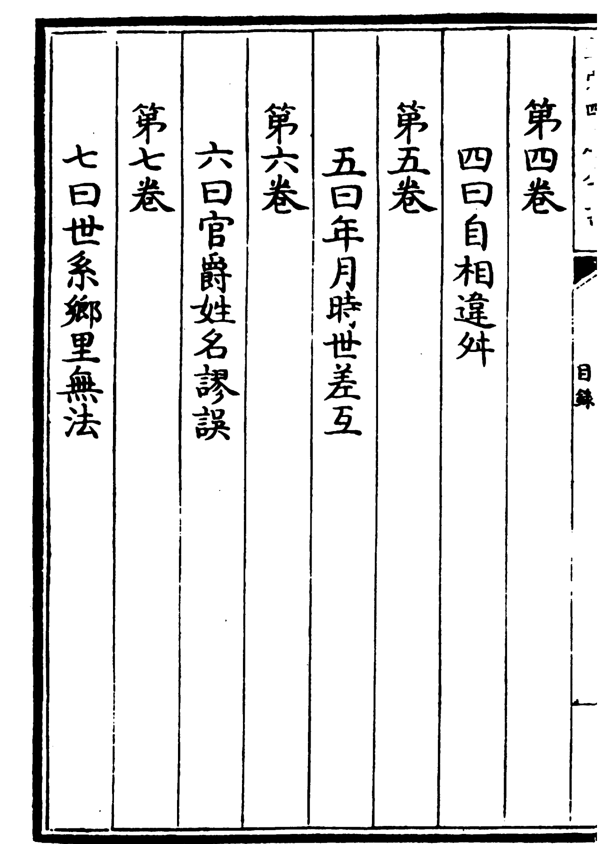
一曰以無為有

第二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三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四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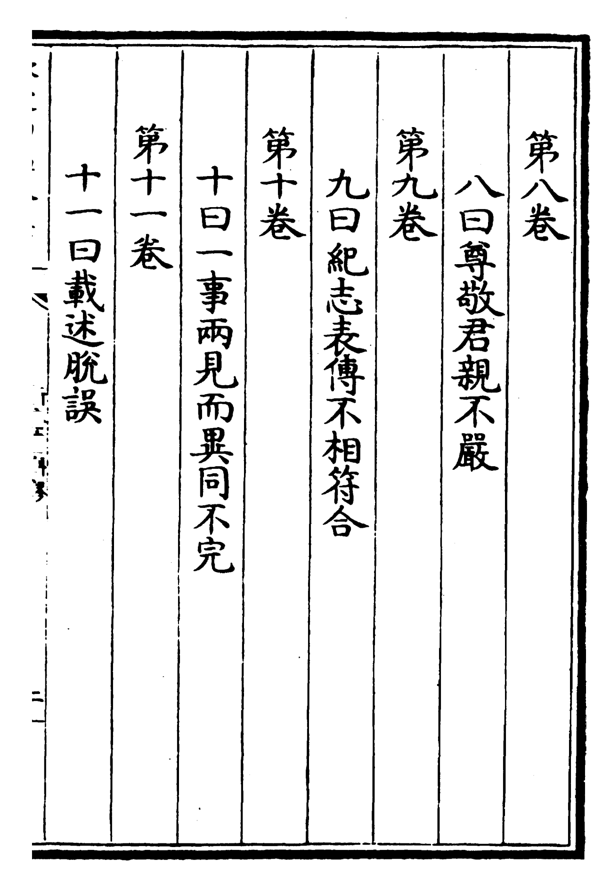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六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七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八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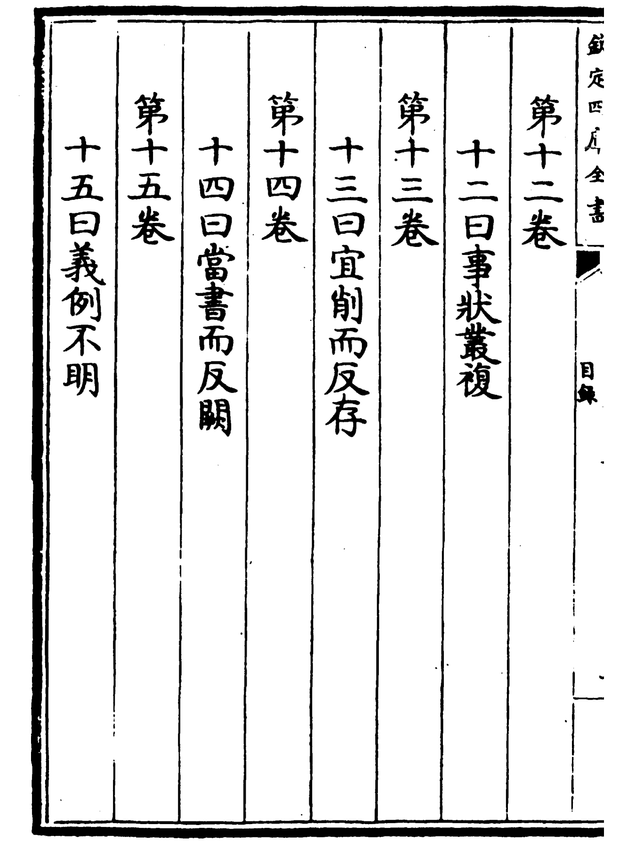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十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一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二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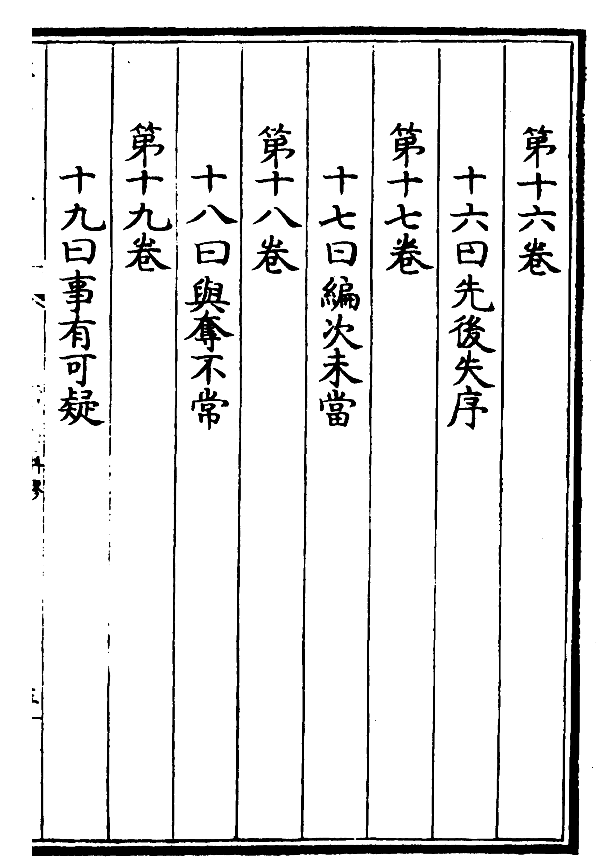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四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五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六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七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八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九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二十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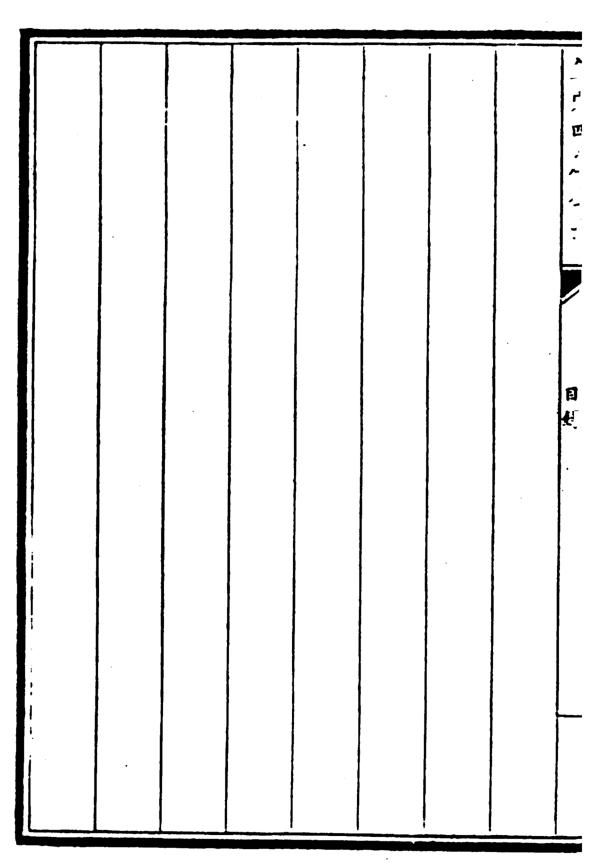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新唐書糾謬十八卷宋吴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歴典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書之訛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為辯證而紹興間長樂吴元美刊於湖州仍題為糾謬故至今沿其舊名王明清揮麈録

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
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
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為此書晁公武嘗引
張九齡為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
不免有意掊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
至歷指偏傍點畫之訛以譏切修等大都近
於吹毛索瘢然歐宋之作新書歐主褒貶宋
主文章而於故事考證頗疎牴牾踳駁本自

不少縝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謂無裨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傳至蘇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脫而錯入第六卷郭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條之文重複外誤已非完書獨兩淮所進本尚屬南宋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在謹據以訂正焉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新唐書糾謬原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修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為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為古今絶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

編次事實詳畧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誚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修纂文史為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修為新書頒于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纔以愚昧

從公之隙竊嘗尋閲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駮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修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説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刋修者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

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抵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叙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

七人之類 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修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修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涖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訶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

例猶綱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修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畧不同之類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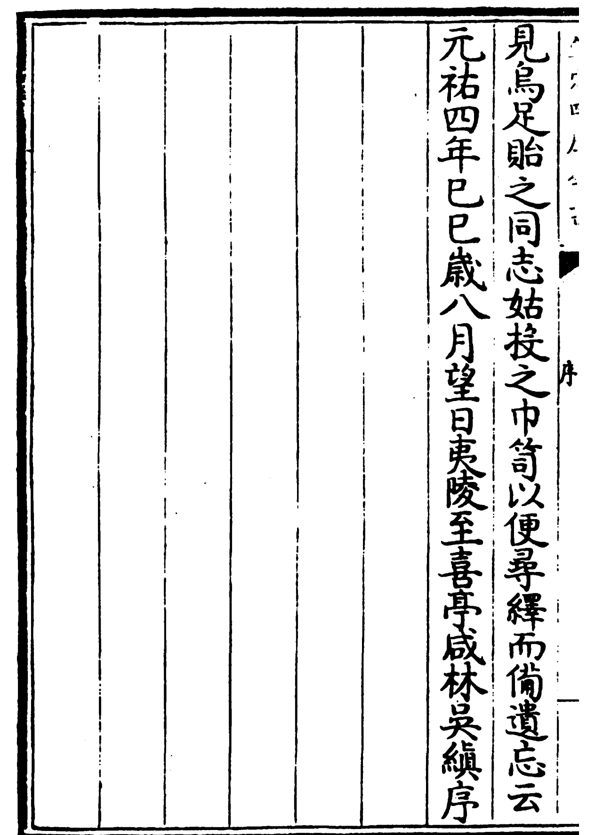
駁審定刋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修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鄭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

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

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旣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為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為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修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

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刋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

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修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為必再加刋修乃可貽後況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畧加整比離為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擿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


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授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東陵至喜亭咸林吴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原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據舊史所撰修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修撰帝紀表志而祁為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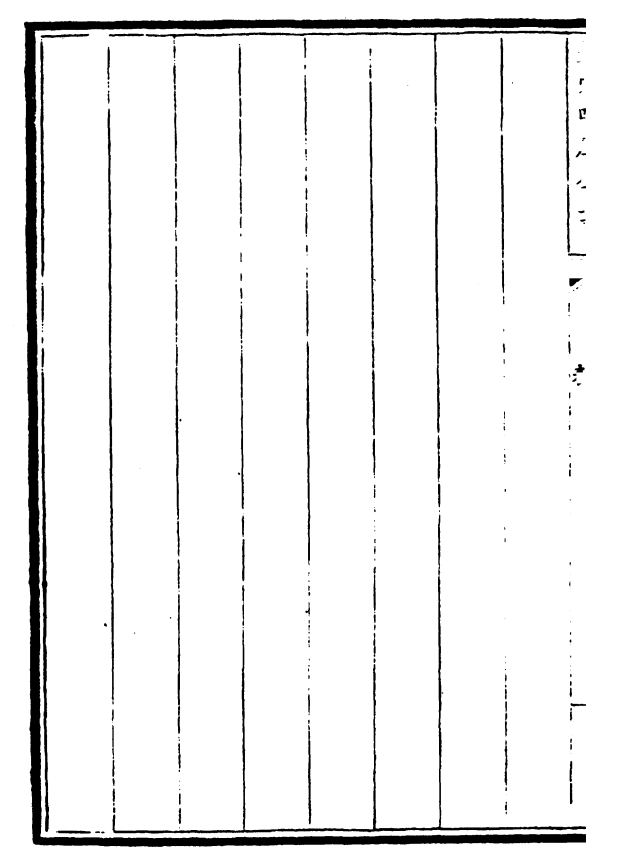
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
許修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鮙生忽
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
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
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
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徳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
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于末年未有完史曁五
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

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彦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删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刋修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

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牴牾駁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寖深瑕纇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為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聞陳願據文而刋正方將具藁已晧奏封敢謂皇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賁私室以生光管

見迂踈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避難追嚴誅仰匄睿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刋正止是糾摘謬誤而已遂改為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為二十卷已修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散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上表



新唐書糾謬卷一

宋 吴縝 撰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吴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蘭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實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内憂鬢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悦因幸其宫顧庭宇不汎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

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已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

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末為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為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為太子其宮室之内汎掃庭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飾以為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

林甫構扇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為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宅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絶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宣洪蘄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鬬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令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

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顔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

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揺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為山南節度使令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幷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
令此乃以為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
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
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
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
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幷
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
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幷州兵吉甫方欲起宣

洪蘄鄂强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幷州兵入蜀為非是而請起宣洪蘄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棻諸人傳則幷州之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蘄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棻杜黄裳傳云劉闢叛唯黄裳固勸不

敕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黄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黄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黄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黄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黄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虚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

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黄裳之事依倣而為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叅錯牴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為實而書之無所刋正豈朝廷重修之意哉

劉蘭拒刦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

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于京師矣今劉蘭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于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
旗鎧照日諸將冘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
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
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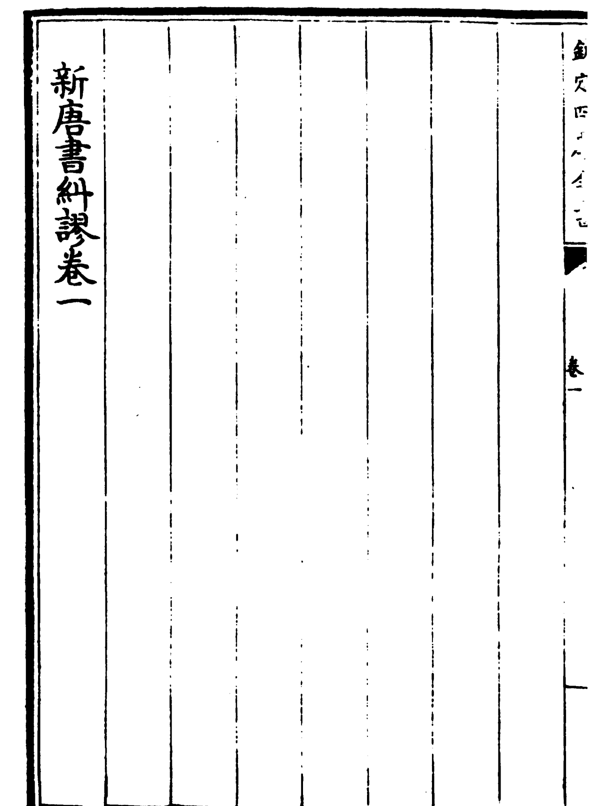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
朝義也此其悮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
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
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悮二也此蓋馬璘傳一

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實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眞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竇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諶則無之



新唐書糾謬卷一

新唐書糾謬卷二

宋　吳縝　撰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

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纔

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絶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

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蠹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懦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為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為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

哉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尒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為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修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修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

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尒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修纂以來迨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為之討論詳究紬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修史之意哉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絪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

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

絳議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

令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絪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為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絪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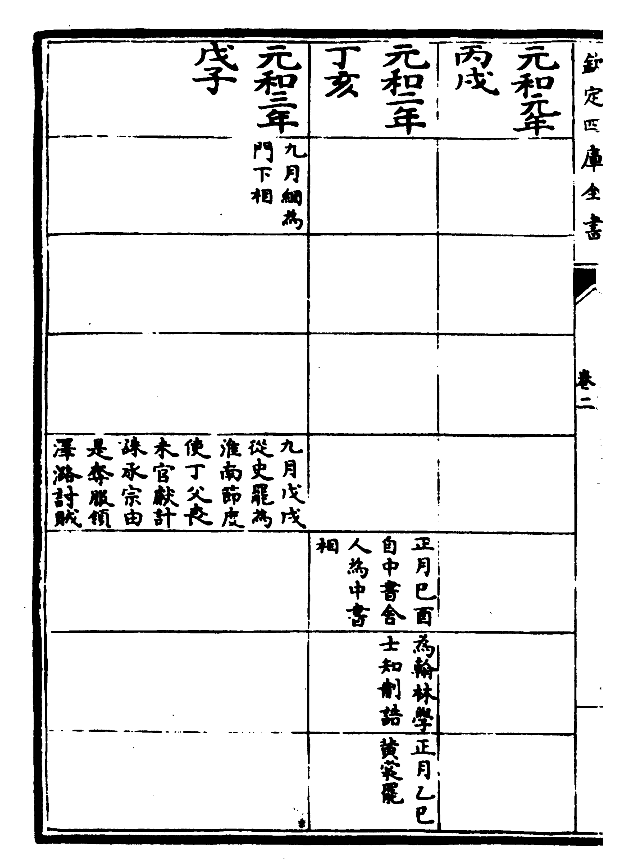
時已去相久矣絪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為相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絪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絪已去相將二朞矣其年月及絪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

其證三也又李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甫謂絪漏謀帝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其說與絪傳又已不同且謂所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垍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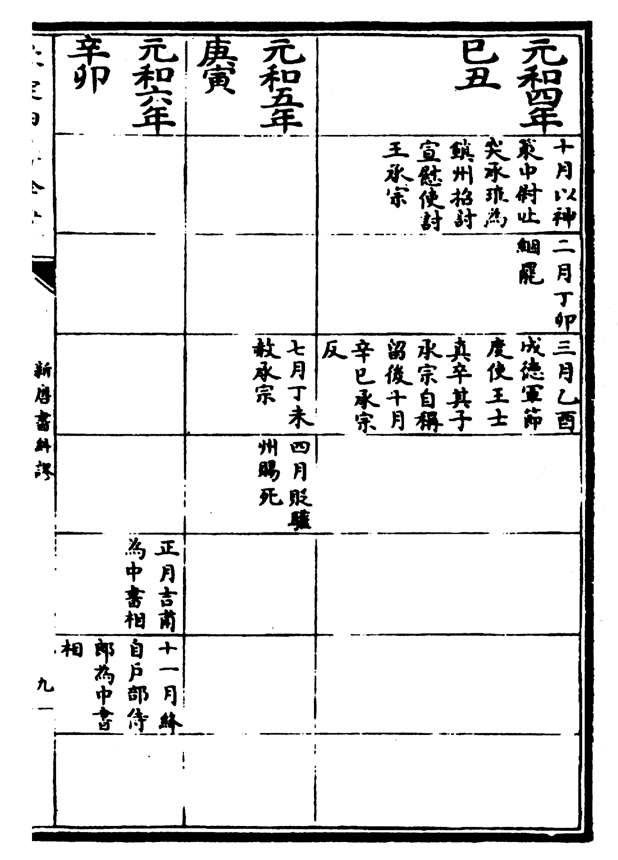
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絪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叅錯不實其後史臣為絪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謬四也絪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闕决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寀黃裳以永貞元年七月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絪以永貞元年十二月為相

至元和四年二月罷後絪猶居相位二朞始罷使黄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絪常默默遂先黄裳罷去以是為絪之貶可也今黄裳既已先絪罷而絪猶居位復為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絪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永貞元年 乙酉
憲宗	八月乙巳即位
鄭絪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為中書相
王承宗	
盧從史	唐史中不見從史為澤潞節度使之年唯樊川集云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押衙盧從史主其軍事則見從史在此年之前已為節度使也
李吉甫	
李絳	
杜黄裳	



年							
元和元年丙戌							
元和二年丁亥					正月己酉自中書舍人為中書相	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正月乙巳黃裳罷
元和三年戊子	九月絪為門下相			九月戊戌從史罷為淮南節度使丁父喪未官獻計誅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			



年							
元和四年己丑	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	二月丁卯絪罷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反				
元和五年庚寅			七月丁未赦承宗	四月貶驩州賜死			
元和六年辛卯					正月吉甫為中書相	十一月絳自戶部侍郎為中書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

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爲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塡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甲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强南冦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冦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冦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二

新唐書糾謬卷三

宋 吳縝 撰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勮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為出閤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為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

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

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
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後所
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縣公
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
爵為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為縣公者蓋舊史
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誤而書故遂失
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為郡王亦悞也
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

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即
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彞所對遽指高祖為先朝此又
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麇
蔿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
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
欲進輙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

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

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邠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權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駡瑊帝疑有變即日

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諜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内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為變奉天既已危蹙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間諜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駡

珹時嚴震兵既已到令暬晟傳乃以爲因懷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也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贄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内憲宗子棣王惴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惕信王名憻一名忛其忛字恐悞有訛見別篇

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為棣王即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為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憻為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勮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為出閤

王勮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禮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憲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册為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閤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王蓋史氏惧不載臨淄郡王一人耳其說見别篇　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王勵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

事即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閤勵傳以為出閤則失其實也

張錫為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絕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

喩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為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為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為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閒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為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為湖南觀察使以貪贓殘暴而致

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皐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

此等事皆不見于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事見于嗣曹王皐傳及西原蠻傳 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于李忠臣傳 凡

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

而載之不加刋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

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

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為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

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方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為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

也時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為政故莊恪太
子傳云帝承寶歷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
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槩見無容
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為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
其新即阼銳於為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
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
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
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

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懽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
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
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
紀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
權幸又以獻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
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贈賄故
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

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盌綾絹而命為相此則近誣也帶盌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雒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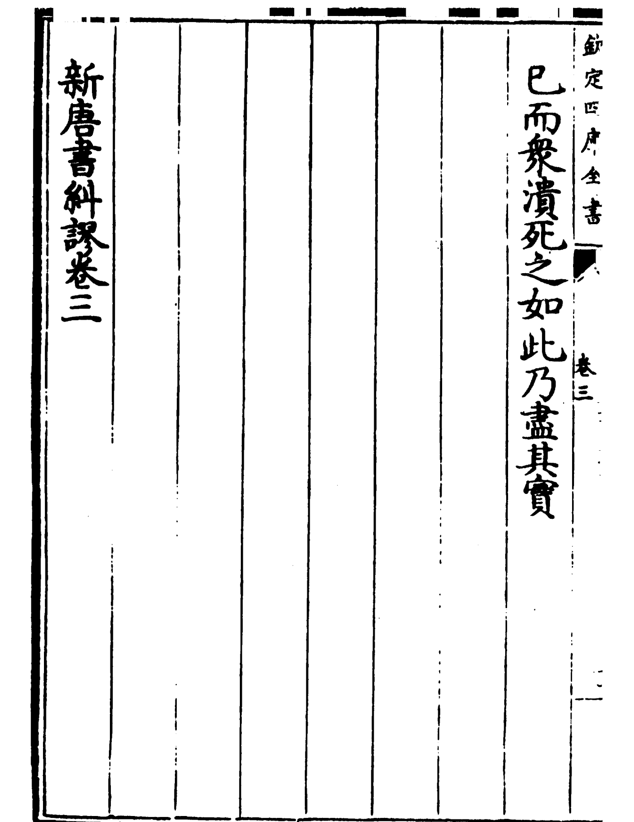
令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

又為節度使朝廷用英又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
明此云英又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又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
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為節
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
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



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宋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四至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卷四

宋　吳縝　撰

四曰自相違舛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

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

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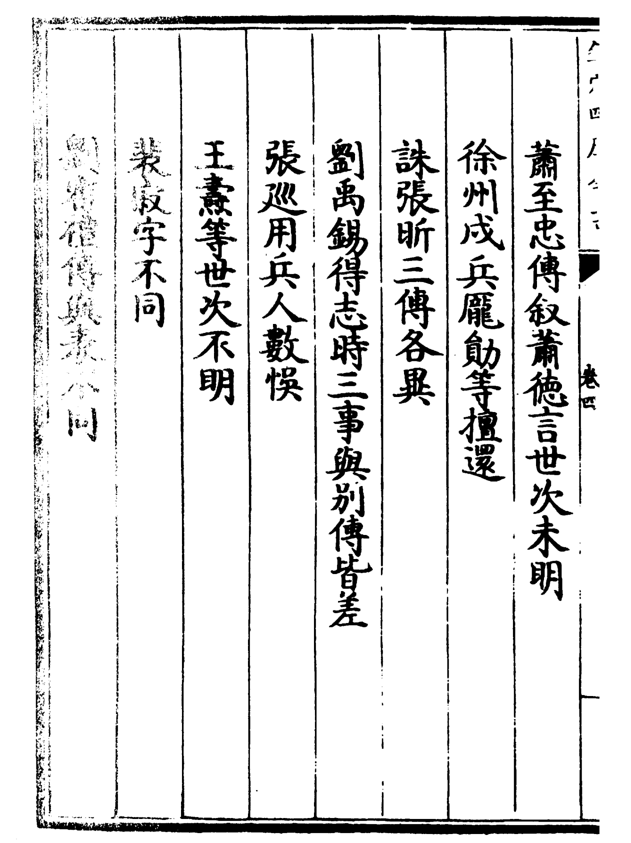
獨孤懐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悮

賢妃徐惠為齊聃姊又為姑



蕭至忠傳敘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盺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别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鼐等世次不明

裴敍字不同

劉禕傳與表不同

虢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郝玭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濉入朝紀傳不同

孔戣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宦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則載帝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

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强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為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内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為中

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三

令羕虞世南傳叙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

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于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于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為年五十三則悮也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按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悮邪名數之悮邪然修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踈謬矣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為遂王（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為建安憲宗紀以為延安

二者必有一悞

建王巳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惲傳末云初惲名寛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寛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為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為恪

至長慶元年辛丑薨時猶書為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内憲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悰瓊王悦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衡王憺澶王忱榮王憒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王憒為司空是月憒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冑而自有系冑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令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内彭王名惕即憲宗子沂王名禋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槩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

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案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虵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玄枵乙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虵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虵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間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

星紀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絶心祿仕五十餘年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

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于天寳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寳歷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太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况德裕為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彦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趙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

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張薦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鍾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安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又鷟既於

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没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為裨將進寧朔方節度留

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為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巳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

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聃姊又為姑

徐齊聃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

令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聃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齊聃乃賢妃婕妤之弟而

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祕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

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

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龎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

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

令寀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廪賜乏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龎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爲武寧兵七百戍桂

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爲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怨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令㝆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

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潜歸之朝晟父懷

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

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又寨韓游瓌傳

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

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

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

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

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

高固傳則以為固伺閒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為楊懷賓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為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為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為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

今案竇羣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羣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摩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今案韓皋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曅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皋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

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臯之出自為鄂岳蘄沔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為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為恣横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摭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掇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為

可惜也

張廵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廵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廵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𤣥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𤣥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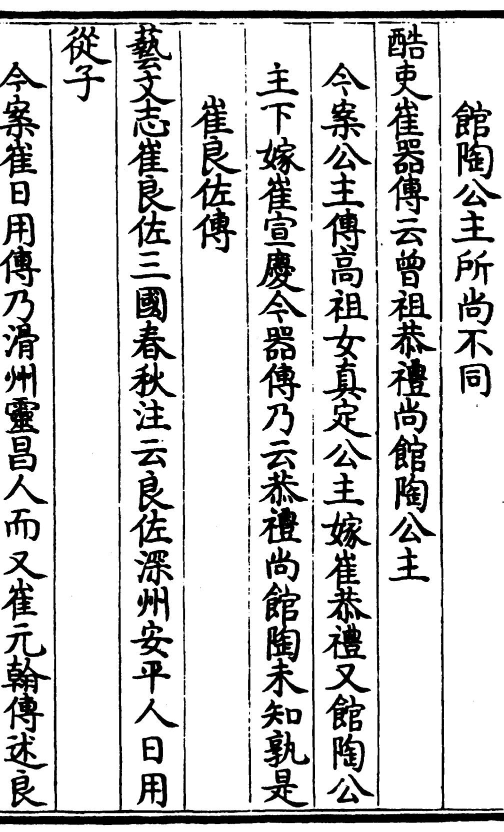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虢王子次序不同

虢王鳯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鳯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

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

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

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

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弒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巳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摯令察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贄贄摯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贄巳爲光弼所禽何緣

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為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説
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
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玼
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
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邊巳安尚何
事為璘遂不聽

令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歷八年吐蕃內寇
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令玼傳

云貞元中詭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玭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令郝玭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玭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為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為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蕪定方傳悞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為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澭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澭戰于瀛州澭敗奔于京師

令案澭傳云澭怦次子濟母弟怦得幽州病且死澭輙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德澭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巳乂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澭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

異未知何者為是

孔戣傳悞

孔戣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

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戣戡戣為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戣戡戣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戣傳乃指巢父為父則甚悞矣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杲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説文静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墌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為民

今按析墌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為析墌而

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為高墌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叅考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冦扶風為秦王所破此第一戰也此不書于高祖紀而見于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冦涇州秦王西討屯于高墌王卧疾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墌為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没王還

京師舉拔高墌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巳丑秦王復西討屯于高墌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摠管竇軌及仁杲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良戰于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于叔良及劉感傳）十一月巳酉秦王敗仁杲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仁杲傳）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墌也

而開山傳則以為析墌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杲降而弘基傳乃以為八揔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為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墌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揔管敗没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墌析墌皆城名高墌屬寧州定平縣析墌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唯弘

基傳有淺水原戰没之説為謬最甚矣

新唐書糾謬卷四